

邁克 · 漢默 系列 1

審判者

I, The Jury

米基 · 史畢蘭 著





邁克漢默系列 1

審判者

I, The Jury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 1

審 判 者

原著/米基·史畢蘭 (Mickey Spillane)

譯著/向日葵工作室

發行人/林維青

文字編輯/康艾菁

美術編輯/王秀惠

出版·發行/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/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

地址/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樓A室

電話/(02)7781886

傳真/(02)7788248

郵政帳號/15806765

訂書專線/(02)7781045

登記證/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四九一四號

初版/1997年12月

定價/160元

ISBN/957-27-0178-9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

第 1 章	—— 5
第 2 章	—— 15
第 3 章	—— 23
第 4 章	—— 37
第 5 章	—— 47
第 6 章	—— 63
第 7 章	—— 85
第 8 章	—— 97
第 9 章	—— 119
第 10 章	—— 143
第 11 章	—— 161
第 12 章	—— 183
第 13 章	—— 215

目次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 1

審 判 者

I, The Jury

MIKE HAMMER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ftongbook.com



邁克漢默系列 1

審 判 者

原著/米基·史畢蘭 (Mickey Spillane)

譯著/向日葵工作室

發行人/林維青

文字編輯/康艾菁

美術編輯/王秀惠

出版·發行/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/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

地址/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樓A室

電話/(02)7781886

傳真/(02)7788248

郵政帳號/15806765

訂書專線/(02)7781045

登記證/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四九一四號

初版/1997年12月

定價/160元

ISBN/957-27-0178-9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

第 1 章	—— 5
第 2 章	—— 15
第 3 章	—— 23
第 4 章	—— 37
第 5 章	—— 47
第 6 章	—— 63
第 7 章	—— 85
第 8 章	—— 97
第 9 章	—— 119
第 10 章	—— 143
第 11 章	—— 161
第 12 章	—— 183
第 13 章	—— 215

目次

MIKE HAMMER

抖落帽子上的雨水，我走進了房間。他們有禮貌的讓開路，沒有人說一句話，我可以感覺到他們落在我身上的眼光。派特·金伯斯站在房門邊，試著安撫莫娜，那女孩的身體因啜泣而顫抖著。我走了過去，伸手環繞著她。

我告訴她：「放鬆點，孩子！到那邊來躺下。」她的狀況很不好，我帶她到靠牆的沙發上坐下，一個穿制服的警察拿枕頭放在她背後，讓她躺下。

派特示意我過去，指著一個房間說：「在那裏面，邁克。」

就在那裏面——這句話強烈震撼了我。我最好的朋友，現在已經變成一具屍體，躺在房間地板上。他是傑克·威廉斯，在為期兩年的戰爭中，與我一起睡在惡臭又泥濘滿佈的叢林裏的傢伙。傑克這傢伙曾說他為了朋友可以連胳膊都不要，而且他真的做到了。他為了阻擋一個日本鬼子將我劈成兩半，徒手抓住刺刀，而被砍斷了胳膊。

派特沒有說一句話，他讓我掀開蓋住屍體的布，觸摸傑克冰冷的臉龐。生平第一次我感到想哭，「他是什麼地方中槍的？」

「在肚子上，你最好不要看。凶手用槍管截短的點四五手槍朝他肚子上開了

一槍。」

我還是把布掀開，差點詛咒了出來。傑克穿著短褲，一隻手仍痛苦的捂著肚子，子彈俐落的貫穿過腹部，射出的彈孔大到足以塞進一顆拳頭。

我很輕的蓋上布，站起身。現場並不複雜，一條血跡從床邊的桌子流到傑克的假手邊，在他身體下的地毯扭曲而皺成一團。他曾試圖拖動身體，但沒拿到他想拿的東西。

他的槍還在槍套裏，懸掛在椅背上。那就是他想拿的東西，即使有顆子彈射進肚子裏，他也不放棄。

我指著那張因掛著點三八手槍而失去平衡的搖椅，「你有沒有移動過那張椅子？」

「沒有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「它原本不是放在那兒的，你沒發現嗎？」

派特看起來很困惑，「你想說什麼？」

「那張椅子原來是放在床邊的，我來這兒太多次，所以我記得。傑克被兇手開槍射傷後，他拖著身體向椅子靠近。但凶手開槍後沒有馬上離開，他站在那兒看著傑克痛苦的在地上爬行，傑克想去拿那把手槍，但沒成功。假如兇手沒移動它的話，他可以拿到那把槍的。當傑克在做他最後的掙扎時，那開槍的混蛋一定

站在門邊嘲笑著傑克。不停的把椅子往後拉，一時一時的，直到傑克放棄。他這樣折磨一個已受過各種苦難的人。這不是一件普通的謀殺，派特，兇手是如此的冷血與從容不迫，我一定要逮到作這件事的人。」

「你打算插手？」

「沒錯，不然你以為呢？」

「你必須耍冷靜點。」

「嗯，派特，從現在起這是一場賽跑，我要親自逮到這名兇手。我們還是像往常一樣一起工作，但在跑道的終點，我將要親自扣板機。」

「不，邁克，你應該知道的，你不能這麼做。」

「好，派特，」我告訴他，「你有你的工作要做，我也有我的。傑克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，我們曾一起共患難。我不要让兇手受冗長的法律審判，你知道他們會怎麼搞，該死！他們會請到最好的律師，搞砸一切之後，兇手變成了英雄。死人沒法替自己講話，他們沒法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。傑克要怎麼去告訴陪審員五臟六腑被達姆彈扯出來是什麼樣的滋味？陪審團裏沒人會知道臨死前讓殺死你的人在你面前嘲笑你的感覺。就算傑克得到了紫心勳章又如何？他們有沒有試過單手支撐著滿是血的身體在地上爬？如果他們也死得這麼慘的話，一定也會在所不惜的去追捕那個凶手。該死！當那些自大的律師辯護說是因為喪失理智或

是爲了自我防衛，所以他的委託人才不得不出手開槍時，該是冷靜無私的陪審團卻又感動得掉眼淚。很好，就算我們有很好的法律，但這次我就是法律，我不會冷靜無私，我會記得這一切。」

我伸手拿了傑克的翻領外套。「還有，派特，我要你聽清楚我說的話，去告訴每一個你認識的人。你要嚴厲的警告他們，因爲我是認真的。外面有上千個歹徒恨我，你是知道的，如果他們惹火了我，我會把他們的頭給轟下來。我幹過這檔事，我也還會再幹一次。」

有太多的仇恨湧上我心頭，隨時都可能爆發，但我回過頭，再看一眼地上的傑克。我想說點禱告詞什麼的，但我已經極度的狂怒。

「傑克，你現在已經死了，你再也聽不見我說的話了。或許你可以也不一定，希望是如此，我要你仔細聽我講的每一個字。你認識我也夠久了，傑克，我說話算話，我要把那個殺死你的人渣給揪出來。他不會坐電椅，也不會被上吊處死，他會像你一樣吃顆點四五的子彈，就在肚臍眼兒下邊。不管他是誰，傑克，我一定會抓到。記住，不管他是誰，我保證。」

當我抬頭往上看時，派特正用奇怪的眼光瞪著我瞧，他搖著頭，我知道他在想什麼。「邁克，你不能這麼做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別親自動手開槍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會去掃射任何跟這案子有關的人，然後惹上一輩子也甩不掉的麻煩。」

MIKE HAMMER

I, The Jury

「我已經冷靜下來了，派特，別太緊張。從現在起，我心裏只有抓兇手這件事。你是個警察，被法律和規範給綁住，你有頂頭上司，但我就自己一個人。我可以隨便扁個人，他們也不能拿我怎樣，沒人可以辭了我的工作。如果哪天我被槍給斃了，可能也沒人會大驚小怪。而且我有私家偵探證件，我有權利帶槍，他們還是會怕我。我好恨！幹了這件事的人一旦被我釘上，他最好祈禱他從沒幹過。否則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要拿著槍，讓兇手站在我面前，我要看著他的臉，在肚子上狠狠給他一槍，等到他倒在地上快死時，再踢掉他的牙齒。」

「而你卻不能這麼做，你是謀殺組組長，你必須照著規矩來。兇手最後可能會坐上電椅，你會覺得這樣已經足夠，但我可不會，那太便宜他了。我要他像傑克一樣的倒下。」

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，從派特的樣子可以看出他也不打算再勸我了，他能做的只有比我先逮到凶手，把他送進牢裏。我們一起走出房間，驗屍官已經抵達，正準備把屍體搬走。

我不想讓莫娜看見這一切，我在沙發上坐下，讓她靠在我肩膀上哭泣，這樣我可以擋住她的視線，不讓她看見她的未婚夫被裝進柳條製的籃子裏運走。她是個好女孩。四年前傑克執勤時，她正準備從布魯克林橋上跳下去，是傑克把她救了下來。她那時很落魄，嗑藥讓她變得不成人樣。傑克帶她回家，幫她付醫療

費，直到她恢復正常。對他們兩人來說，愛情迸出了美麗的火花。要不是因為戰爭，他們早已經結婚了。

傑克斷了手臂回來後，情況並沒什麼變化。他不再是個警察，但他的心從沒離開過警隊，她也還是像以前一樣愛他。傑克希望她辭掉工作，但莫娜說服他，讓她工作到他安定下來為止。對只有一隻手的人來說，找工作是很困難的事，可是傑克有很多朋友。

要不了多久，他便在保險公司的調查部工作。那是個和警察性質類似的工作，傑克也只能做類似的工作。接下來的日子他們過得很快樂，並打算結婚。但現在卻發生這樣的事。

派特拍我了的肩膀，「樓下有輛車等著載她回家。」

我站起身，扶著她的手，「來，孩子，這裡沒什麼妳能做的了，我們走吧！」她沒說話，安靜的站起來，一個警察帶她到了門口。我轉向派特，問他：「我們要從哪兒開始進行？」

「我會把我所知道的全告訴你，看你還能想到什麼，你和傑克是好兄弟，或許你會發現什麼有用的線索。」

我內心感到疑惑。傑克是個直腸子的人，從來沒跟人結過仇，即使在軍隊裏也是。退伍後，在保險公司的工作也很規律，但或許從這可以找到什麼線索也不

一定。

「傑克昨晚開了個派對，」派特繼續說，「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我插嘴道，「他打電話給我，要我過去，但我已經很累，很早就睡了。派對中只是一群入伍前認識的朋友。」

「對，我們從莫娜那兒問到了名字，伙伴們正在查。」

「是誰發現屍體的？」我問道。

「是莫娜。她今天早上要和傑克開車到鄉下，爲他們的小房子挑選建地。她大約八點抵達這兒，傑克沒有應門，她有點擔心。她想可能是他的手出了問題，因爲最近他的手有點不對勁。她打電話給管理員，管理員認識她，所以開門讓她進來。之後，聽到她的尖叫聲而跑過來，並打電話通知我們。我記下有關派對的問話後，她整個人就崩潰了。然後我打了電話給你。」

「槍擊是什麼時候發生的？」

「據驗屍官推斷是在我抵達前五個小時，所以大約是三點十五分。等我拿到驗屍報告後，我們可以知道比較準確的時間。」

「有誰聽到槍聲？」

「沒有，可能是消音手槍。」

「即使是用消音器，點四五手槍應該也會發出很大的響聲才對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外面派對的聲音雖不至於吵到引起抱怨，卻足以蓋過發生在房裏的吵鬧聲。」

「那些在這兒的人呢？」

派特從口袋裏掏出便條簿，撕下一張紙拿給我。「這是莫娜給我的名單，她是第一個到的。她昨晚大約八點半到這兒，扮演女主人的角色，在門口迎接客人。最後一個客人約十一點來。他們整個晚上喝酒、跳舞，在一點左右一起離開。」

我看著派特給我的名單，當中有些我很熟，有些則是傑克曾經提到，但我從沒見過的。

「派對之後他們去了什麼地方？」

「他們搭乘兩輛車子，莫娜搭的那輛是霍爾·凱斯的車，直接開往西卻斯特，莫娜在途中下了車。至於其他人的情況，還在調查當中。」

我們沈默了一會兒，然後派特問道：「會是什麼動機呢？邁克。」

我搖了搖頭，「我看不出來，但我一定會找出來，無論是什麼原因，一定不簡單，我敢打賭。很多事都很混亂，你有沒有發現什麼？」

「我知道的已經全都告訴你了，邁克，我還指望你能提供我一些解答呢！」

我咧開嘴笑，「時機還沒到，等答案找出來後，我會把它們交給你，但那個

時候我已經在朝下一步進行了。」

「你知道警察不全是笨蛋，我們會自己找到答案的。」

「但你們可沒我這麼行，這就是你這麼急著找我來的原因，你腦筋動得和我一樣快，但你還沒找到旁門左道的方法與手段。那可是我起家的方法，你將會永遠慢我一步。但是，關鍵的時刻，我會閃到一邊，這樣你就可以亮出你的手銬來逮捕罪犯。不過，我是說如果你可以把我甩開的話。但我不認為你有辦法。」

「好，邁克，你就依你的法子去做，我想要你加入，但別忘了我也想要逮到兇手。我會盡全力贏過你，我們有各種先進的科學設備，也有很多人跑腿，而且我們也不笨。」他提醒我。

「別擔心，我並沒有低估了警察，但警察不能打斷一個人的胳膊叫他招供，也不能在人的嘴裏塞進支點四五的槍管以提醒他，這可不是在開玩笑。我自己會幹跑腿的工作，也有很多的傢伙會告訴我我想知道的，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說的話，我會怎麼對付他們。我完全依據職權做事，但也很講實際。」

我們結束了談話，走出了玄關。派特派了個巡邏警察在那兒守著，確保現場維持原狀。我們搭電梯下了四層樓到大廳。派特對一些記者做簡報時，我在一旁等著。

我的車停在路邊的警車後面。對派特揮了揮手，我爬進我的老爺車裏，直接